



羣書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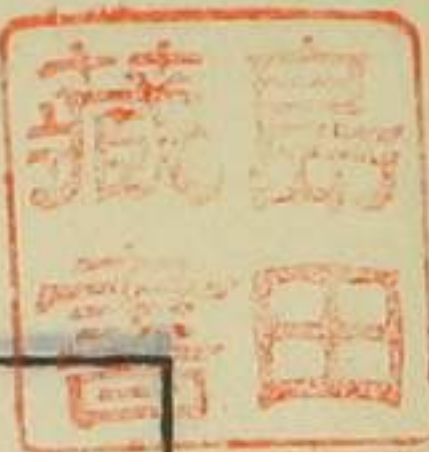
士十二

和装本

ワ 4  
6314  
6



49 54  
6314  
卷 6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

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

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

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

是為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

于江，北逐葷粥，檢杭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

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

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

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

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眾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允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

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

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

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

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

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黃

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

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記曰帝

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

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

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

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椽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

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

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

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

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舊無子道二字補之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

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諱

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

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

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

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

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

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

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

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

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為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

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

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

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

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

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伊尹

子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

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

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撿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伋官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廼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隨炭中姐已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姜里河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廼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



數諫不聽，迺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迺詳狂為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舊脫古  
公卒至  
李歷卒  
九字補  
之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郟。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

旅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

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

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

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

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財求而利其五字補之

舊無有不祀則修言六字及注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

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

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衛衛圻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

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

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

則修言言號命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

禮

言號令也四字補之

名

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

有不王則修德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

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

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

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有作若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

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

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

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

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百物無不得極也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

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

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

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

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

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

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舊無出猶至是乎十四字補之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

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

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

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

幽王為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欲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

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

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

安西北，別名渭城。

南臨渭，自雍門

在高陵縣。

以東至涇渭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

也。

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始皇乃使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弄

市

禁民聚語  
畏其謗也

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且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



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

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遵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舊無  
功亦誅  
四字補  
之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  
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  
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  
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  
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  
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  
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  
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  
祟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塔咸陽令閻樂  
其弟趙成謀使卽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  
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  
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  
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  
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

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  
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  
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  
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閉關延敵，九國之  
師，遠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  
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  
烈。孝公、惠文、武、昭、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棊拊。拊，拍也。一作稿。  
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  
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

斷華山為城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

殊俗，陳涉甞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也，瓦甞為窓也，甞隸之

人，甞民，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倔起什佰之中，首出

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斬木為兵，揭

出作而

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

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禮也，耰椎塊椎也，非鏃於長

鑿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

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襦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



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舊無世  
家二字  
加之

舊無齊  
字補之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倭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舊無桓  
公卒三  
字補之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

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為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

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

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

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

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

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

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

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  
刳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  
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  
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  
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  
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  
唐

舊無趙  
字補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  
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  
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  
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  
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  
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複具為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文侯弟二名成也

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卽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

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舊無史 記列傳 四字加 之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一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常為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  
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  
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  
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  
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  
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  
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  
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且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舊無寢字無食不甘味四字補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本書立  
作尊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舊無用  
兵二字  
無齊字  
補之

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  
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  
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為將與士卒最下者  
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不然也往  
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  
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  
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  
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河内川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  
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  
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  
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  
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  
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  
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  
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  
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  
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構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構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無遂字

遷之陰密屬安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瓦、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瓦、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固舊作  
故改之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闕、與王、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史記卷之十一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旣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羅在羅

故曰汨羅

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為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殺。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無直道之道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墮土銅、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舊無桎  
字神之  
下桎梏  
同

所上有  
八字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不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循作修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  
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  
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  
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官留三日高劫  
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  
賈高等謀弒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  
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  
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  
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  
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  
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  
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  
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離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罟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觚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發卒穿墻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孟曰請為

舊無大  
王二字  
補之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  
負薪孟即為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則也歲餘  
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  
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  
為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為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復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大道秦始皇

舊無用  
其之共  
補之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  
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  
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  
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  
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  
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舊無以故城中益空無七字補之舊無大巫嫗之嫗字補之下大巫嫗同

舊無豹曰若皆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為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四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為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為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

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  
 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  
 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  
 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  
 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  
 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  
 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  
 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  
 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  
 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  
 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  
 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為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  
 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  
 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為鯉魚隨流而戲漁者  
 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  
 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為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  
 也而變為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  
 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為或人  
 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與兵伐齊堀為漁溝通於商魯之間

經作搏  
愈心財  
進作翕  
心而進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為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為安，不知螻蛄超枝緣條，申要舉刃，纏其形也。夫螻蛄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螻蛄，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舊無吳  
國之吳  
字補之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羿堦在於前，掩忽陷墜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同  
下吳國

羣書治要

卷之十二

二十九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  
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  
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